

大会

正式记录

第二十届特别会议

第一次全体会议

1998年6月8日,星期一,上午10时举行
纽约

临时主席: 汉多吉先生.....(乌克兰)

上午10时10分开会。

临时议程项目1

乌克兰代表团团长宣布会议开始

临时主席(以英语发言):我宣布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开幕。

临时议程项目2

默悼或默念一分钟

临时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各位代表起立,默悼或默念一分钟。

大会各成员默悼或默念一分钟。

联合国经费分摊比额表(《宪章》第十九条)(A/S-20/8)

临时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谨根据惯例,提请大会注意文件 A/S-20/8,其中载有秘书长给大会主席的一封信,他在信中通知大会,23个会员国发生《宪章》第十九条所述拖欠联合国会费的情况。

我谨提醒各代表团,根据《宪章》第十九条,

“凡拖欠本组织财政款项之会员国,其拖欠数目如等于或超过前两年所应纳之数目时,即丧失其在大会投票权。”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适当地注意到这个情况?

就这样决定。

临时议程项目3

出席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代表的全权证书

(a) 任命全权证书委员会成员

临时主席(以英语发言):议事规则第28条规定,大会在每届会议开始时,应根据主席提议,任命一个由9名成员组成的全权证书委员会。

根据先例,并经担任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筹备机构的麻醉药品委员会建议,第二十届特别会议全权证书委员会应由大会第五十二届常会全权证书委员会成员组成——即阿根廷、巴巴多斯、不丹、中国、科特迪瓦、挪威、俄罗斯联邦、美利坚合众国和赞比亚。

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就认为全权证书委员会就这样组成。

就这样决定。

临时主席(以英语发言):在这方面,我要提请大会成员注意1998年3月25日秘书长的普通照会,其中指出,根据大会议事规则第27条,应为所有出席特别会议的代表颁发全权证书。我谨请所有成员尽快向秘书长递交各位代表的全权证书。

临时议程项目4

选举主席

临时主席(以英语发言):筹备机构建议,由第五十一届常会主席乌克兰的 Henadiy Udovenko 先生主持第二十届特别会议。

我认为大会希望以鼓掌方式选举他担任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主席。

就这样决定。

临时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衷心祝贺 Henadiy Udovenko 先生并请他就任主席。

我请礼宾处处长陪同主席到主席台来。

Henadiy Udovenko 先生主持会议。

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主席 Henadiy Udovenko 先生发言。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当选专门审议共同打击世界毒品问题的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主席感到非常光荣和荣幸。我非常感谢各会员国支持我成为候选人,我期望同各位共同努力完成本届会议的主要任务:即为二十一世纪制定前瞻性战略。就我个人而言,主持这个论坛的机会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我对有关这个问题的上届特别会议仍记忆犹新。我当时作为乌克兰常驻联合国代表,对我国当时提出宣布联合国禁止药物滥用十年的倡议感到骄傲。

回顾八年前的那届特别会议,我们可以看到,随着毒品问题稳步成为日趋众多国家的主要关切,当时敲响的警钟已证明有显著的预示作用。非法贩卖毒品已达到令人震惊的程度,这个问题同有组织犯罪一起现已给下个世纪的世界构成致命威胁。贩卖麻醉品的价值估计已超过每年四千亿美元,成为最有利可图的地下行当,其规模大于石油和天然气贸易以及化学品和药物行业,比机动车工业大两倍。贩运毒品所涉金额如此庞大,以至于它现在能够损害全球金融市场或破坏其稳定。甚至更加危险的是,毒品正在使社会四分五裂,酿成犯罪,传播艾滋病等疾病并杀害青年人这个最易受害群体和我们社会的未来。换言之,毒品问题已成为一种全球现象,任何国家都不会不受这种威胁的影响。

另一方面,近几年来也出现其他的趋势,给国际社会带来空前的机会,使它能够朝实现建立无毒品世界的最终目标取得真正进展。在千年即将来临之时,意识形态障碍已经减少,给人们处理全球问题提供了更加合作的气氛,其中包括生产国和消费国之间以前的政策分歧已变得不那么明显。同时,多年毒品控制活动使人们找到了具有成功前景的知识和技术。这两种趋势使得联合国会员国作出坚定承诺,致力于以均衡方式打击非法毒品贩卖活动,同时努力减少供应和需求。

但是,这些令人鼓舞的迹象决不能使我们感到自满或放松警惕。毒品问题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光凭善意是无法使其自行消失的,国际社会必须准备进行长期和艰苦的斗争。为了获得成功,必须以清醒的眼光制订总括性的政策和战略,在日常毒品管制活动中,我们也同样必须以结果为主、采取务实和创新的方法。

在这方面,我对本届特别会议之前的筹备进程中所取得的结果感到特别满意。本着本组织当前的改革精神,会员国打破了以往在这种论坛上处理全球问题的某些传统。它们选择了一个更加紧缩的方式,目的显然不仅要对毒品问题的所有方面进行全球审查、评估世界范围内毒品的局势或审查现有的管制机制,而且也要制订一项有效的毒品管制战略,为实现其目标规定明确的目标日期。

我谨特别赞扬筹备机构主席、葡萄牙的阿瓦罗·德门东萨·莫拉先生,他以其精力、热忱、远见和灵活性履行了职责,指导筹备进程取得圆满结果。

在经过几轮的谈判之后产生的三项主要文件草案为改进国际社会在国际毒品管制关键领域中的表现提供了坚实的框架:《政治宣言》草案、《减少毒品需求指导原则宣言》草案以及《铲除非法毒品作物和替代发展方面的国际合作的行动计划》草案。这些文件体现了对在国家 and 国际一级同毒品问题的所有方面进行斗争的政治承诺,其条款是在筹备进程中获得完全赞同的一个新的全球战略的明确的参考文件。

这项新战略的一个关键方面就是把国际社会努力的重点重新放在人的身上,而不是仅仅放在毒品上面,这要求我们从“救火”的方法改为一个更加真正全球性和长期的观点。因此,很自然,减少毒品需求的目标被定为这项战略的关键因素,同时还铲除非法毒品作物和促进替代发展。

本届特别会议极有可能成为解决毒品问题过程中的又一个里程碑。它的面前有一系列实质性的、意义深远和面向行动的文件。但是,我们必须象我们在起草这些文件时那样积极地贯彻这些宣言和意图,否则全世界必然认为我们失败了。如果不接下去采取具体的行动,即便是最明确规定的具有严格目标日期限制的任务也不会完成。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建立一个以分担责任的原则为基础的新的国际伙伴关系。我们也必须加强国际毒品管制机制,并以创新的方法在国家 and 国际一级履行我们将要承担的新的雄心勃勃的承诺。

在这方面,很难过高地估计现有国际工具的重要性:麻醉药品委员会、国际麻醉药品管制理事会、联合国药物管制规划署(药物管制署)、以及一系列国际法律文书。应当进一步加强药物管制署的作用,该署在其执行干事皮诺·阿拉基先生的领导下已经取得了大幅度的进展,使其成为一个公认的主管中心和有关毒品管制的国际参照点。

为了使同非法毒品进行的全球斗争取得成功,加强法律基础,改进毒品管制法的执行是极其重要的。如果在引渡、法律互助和程序转移等领域中不进行有效的政府间合作,几乎任何有关毒品贩运的国际条约条款都无法执行。促使政府遵守并执行这一领域中的国际法律文书,同时通过授权法律,将是后续行动的又一项重要目标。

在谈到国际上同毒品滥用作斗争的努力,时我们不应忽视公民社会的关键作用。在非政府组织、私人部门、工会、地方社区和个人家庭之间建立一个新的伙伴关系是取得长期成功的先决条件。

我们本届会议是在本世界机构为迎接二十一世纪的挑战做好准备而正在进行改革的情况下召开的。因此,大会本届特别会议向国际社会提供了一次独特的机会,再次表明联合国是一个生气勃勃和有活力的机构,能够执行引起重大全球关注的任务。它可以向世界表明,尽管所涉问题错综复杂,其会员国的国家利益经常有差异,联合国在面对共同的威胁时能够真正地团结起来,能够为了共同的福利坚定、创造性和有效地工作。我深信不移,本届会议的结果将证明这种乐观是对的,我祝愿大会在这项努力中取得巨大的成功。

我现在请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先生阁下讲话。

秘书长讲话

秘书长(以英语发言):我向各位表示非常热烈的欢迎。我很高兴看到这么多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部长和高级官员今天聚集在本大会堂中。

你们来到纽约是因为你们知道我们在减少非法毒品的生产和贩运的斗争中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过去三十多年里毒品的泛滥是以往无法想象的事很快变为现实——一个悲惨的现实——的一个例子。我希望,当历史学家研究人类在毒品管制领域中的工作时,他们将认为今后几天是这一趋势被扭转的时刻。我希望,他们将把现在当作国际社会找到共同立场的时刻,以便为在二十一世纪建立无毒世界创造势头。

摆在大会面前的拟议的《政治宣言》是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工作和努力的产物。在一个特别会议召开之前的几个月,就实质性和政治问题达成协商一致意见的情况是少见的——实际上,在联合国的历史上几乎是空前的。

突破性的《关于减少毒品需求指导原则宣言》确定了一个平衡的方法,第一次谈到具有消费问题的国家的责任和具有生产问题的国家的责任。

维也纳的筹备机构也就一系列重要议题提出了行动计划:阻止兴奋剂及其先质的流动、司法合作、同洗钱作斗争、以及在铲除毒品和替代发展方面进行合作。

每一项工作都必须按规定时间完成。到2008年,会员国应该在根除或大量减少罂粟、古柯和大麻作物方面取得确实进展。滥用和生产精神药物的情况不断增加的趋势也必须被扭转。

应特别注意非法合成毒品及其先质材料不断大幅度增长的潮流。

应付这些挑战并不是一项轻而易举的事情,总会有人准备半途而废。但是我们绝不能屈服于非法毒品对各国社会造成的人的损失。世界各地有2 100万受害者滥用可卡因和海洛因,并有3 000万人滥用安非他明类兴奋剂。我们不能减轻他们的痛苦,也不能减轻他们亲人的痛苦,除非我们同这一恶魔作斗争。

去年我指定维也纳为联合国打击“非文明社会”斗争的中心,非文明中心就包括那些利用全球化的便利贩运非法毒品、洗钱、进行恐怖主义和贩卖人口的人。

在皮诺·阿拉基的领导下,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署已奋起应战。他们已经制定了一项平衡的全球战略,执行在今后几天的关键日子里大会将要通过的决定。这种新的设想相对过去三十年的零敲碎打和试点方面而言,是一个质变性的进步。毒品的贩运已经成为一个上百亿美元的大行业,影响到每一个国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世界国内总产值的2-5%来自经过洗钱的资金。我强烈支持要求会员国在2003年前制定有关洗钱活动的适当的国家立法。事实上,早就应该这样做。

(以法语发言)

同贩运毒品一样,吸毒成瘾的问题也不存在国界。受害者不分阶级、性别、宗教或种族。它是造成社会

分裂的一个原因。它滋生犯罪活动、腐败和暴力。它给社会服务带来严重压力,导致艾滋病的扩散。

无数青年人眼看他们的生活被毒品破坏。年轻人向往体验新的经历是自然的,但是毒品贩子肆无忌惮地利用这种好奇心。我们必须使我们的青年懂得,毒品没有什么受人尊敬的,它们不会带来更好的生活。要相信这一点,只要看看任何一个吸毒成瘾者就够了。

(以英语发言)

青年人需要他们的领导人共同采取行动,打击非法毒品的生产、贩运和滥用。他们的未来掌握在我们的手中。在联合国系统中工作了 30 多年,我已发现,每当我们世界各国携手努力解决某一问题,我们几乎每次都成功。让我们把这也变成这样一个时刻。我们在工作的过程中会犯错误,这是肯定的,而且我们会遭受失望。但是让我们坚持不懈的努力。现在是各国对毒品说“不”的时候了。现在是所有国家接受挑战,争取建设一个没有毒品的世界的时候了。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秘书长的发言。

临时议程项目 5

担任大会特别会议筹备机构的麻醉药品委员会的报告(A/S-20/4)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担任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筹备机构的麻醉药品委员会主席,葡萄牙的 Alvaro Mendonca e Moura 先生阁下发言。

Mendonca e Moura 先生(担任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筹备机构的麻醉药品委员会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谨向大会介绍担任本届大会筹备机构的麻醉药品委员会的报告。

成员们可回顾,我们已在大会第五十二届会议上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向大会递交了一份有关特别会议筹备工作进展情况的报告。经社理事会在其 1998/207 号决定中决定,筹备机构的报告将直接递交大会。该报告现已作为文件 A/S-20/4 摆在大会面前。

根据大会的决定,委员会作为筹备机构,它的审议工作不限成员名额,根据惯例允许所有联合国会员国、观察员、特别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充分参加。各国政府对《政治宣言》、减少需求的指导原则及行动计划中涉及的敏感问题有共同目的并采取积极和建设性的方针,大大地便利了筹备机构的工作。

本筹备机构在 1997 年 3 月 26 日和 27 日举行了第 1 次会议,在 1998 年 3 月 16 日至 21 日举行最后一次会议。我高兴地报告,正如报告所示,在这 14 次正式会议和大量非正式工作组会议结束时,会员国已就议程中各项扫毒政策问题达成充分的协商一致。

这次特别会议前的筹备过程进一步促进了全球对我们共同责任的理解,并鼓励各国政府承诺采取战略,通过一项包括同时减少需求和供应的平衡和全面的方针,处理全球毒品问题。我提请大会特别注意《减少需求指导原则宣言》,该《宣言》代表着国际社会在如何看待世界毒品问题上迈出一大步,它将充实各项国际毒品管制条约和包括实现特别会议各项关键目标具体目标日期的《政治宣言》。

我认为,筹备进程的结果是国际社会对付对人类福祉、国家独立、民主以及个人及其家庭的尊严和希望构成的更加严重威胁之一的努力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筹备机构希望,大会作为一揽子平衡的建议和提议——微妙的谈判和妥协进程的结果——审议其报告。然而,筹备委员会认为,为了对公众舆论产生最大限度的影响,该一揽子建议和提议不仅应该得到核可,而且应该在大会最高政治级别得到明确的支持。这么多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部长出席会议已经是这种支持的迹象。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充当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筹备机构的麻醉药品委员会主席所作的发言。大会感谢他和那些参加筹备机构工作的成员为使本届特别会议有一个良好开端所作的努力。

临时议程项目 6

会议安排

决定草案(A/S-20/4)

主席(以英语发言):请各位成员注意筹备机构在其文件 A/S-20/4 所载的报告中提出的决定草案一和三。

决定草案一的标题是“第二十届特别会议名称”。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愿通过决定草案一?

决定草案通过。

主席(以英语发言):根据刚才作出的决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的名称为“关于世界毒品问题的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

决定草案三的标题为“有关第二十届特别会议的组织安排”。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愿通过决定草案三？

决定草案通过。

主席(以英语发言):按照大会刚才根据筹备机构的建议作出的决定,以下安排将适用于第二十届特别会议:

下列会员国代表、第五十二届会议副主席将担任第二十届特别会议副主席:中国、刚果民主共和国、埃及、埃塞俄比亚、法国、希腊、几内亚、爱尔兰、约旦、吉尔吉斯斯坦、墨西哥、蒙古、巴拿马、卡塔尔、俄罗斯联邦、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南非、多哥、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和越南。

关于第二十届特别会议主要委员会主席,第五十二届会议主要委员会主席也将担任主要委员会主席。因此,我要通知大会,本届特别会议主要委员会主席如下:第一委员会主席莫图西·恩克戈韦先生(博茨瓦纳);特别政治和非殖民化委员会主席(第四委员会)马奇文伊卡·托比阿斯·马普兰加先生阁下(津巴布韦);第二委员会主席奥斯卡·德罗哈斯先生阁下(委内瑞拉);第三委员会主席亚历山德罗·布萨卡先生(意大利);第五委员会主席安瓦鲁勒·卡里姆·乔杜里先生阁下(孟加拉国)。

关于第六委员会,由于第六委员会主席缺席,副主席克雷格·丹尼尔牲(南非)将在第二十届特别会议期间担任代理主席。

大会通过筹备机构的建议,成立了特设全体委员会,指定为第二十届特别会议特设全体委员会。

根据大会通过的筹备机构的建议,特设全体委员会主席将担任第二十届特别会议总务委员会正式成员。

关于特设全体委员会主席的选举,筹备机构建议,筹备机构主席 Alvaro de Mendonca e Moura 先生(葡萄牙)担任特设全体委员会主席。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愿以鼓掌方式选举他为主席?

就这样决定。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代表大会并以我个人名义向 Mendonca e Moura 先生表示祝贺,并祝贺他顺利地履行他刚才所承担的重要职责。

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总务委员会现在圆满成功。

我们现在处理关于非会员国发言者参加特别会议工作的事项。

根据大会刚才作出的决定,观察员可在一般性辩论中发言。不是联合国会员国的联合国专门机构的国家成员,即库克群岛、罗马教廷、基里巴斯、瑙鲁、纽埃、瑞士、汤加和图瓦卢可作为观察员参加全体会议一般性辩论。

因此,我要通知各位成员,这些国家已被邀请作为观察员参加全体会议中的一般性辩论。

联合国各计划署和联合国系统其他实体的代表可在特设全体委员会发言。由成员组织指定的非政府的代表可在特设全体委员会发言。

根据大会刚才作出的决定,三天期间将排定 9 次全体会议,每天 3 次,上午 10 时至下午 1 时,下午 3 时至 6 时,下午 7 时至 9 时。鉴于在发言名单上已经登记的代表人数众多,我要通知各成员,我打算准时在上午 10 时,下午 3 时和下午 7 时宣布全体会议开始。

在这一方面,我要向大会保证,我将在预定时间准时坐在主席座位上。我真诚地希望,所有代表团将作出特别努力在这方面合作。

关于发言的长短,我要提醒各位,根据大会作出的决定,一般性辩论发言不得超过 7 分钟。

关于 7 分钟限制,在发言者讲台上安装了一个灯光系统,其作用如下:在发言者开始发言时亮绿灯;在 7 分钟结束前 30 秒亮黄灯;7 分钟限制过后亮红灯。

我要呼吁一般性辩论的参与者合作,将其发言限制在 7 分钟内,以便所有在特定会议的发言名单上登记的人都能在会议上发言。

到现在为止,发言者名单上已有 153 个会员国和 6 个观察员国。因此,我强烈呼吁将发言的每一个人遵守时间限制。我对此表示歉意,但筹备机构已确定了这一紧凑的时间表。

临时议程项目 7

通过议程

主席(以英语发言):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临时议程载于文件 A/S-20/1,筹备机构在其报告第 34 段中的决定草案二中建议予以通过。

大会为了加速其工作,可能希望在全体会议中审议临时议程,而不把它提交给总务委员会。

我是否可认为大会同意这一程序?

就这样决定。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是否可认为大会愿通过文件A/S-20/1所载的临时议程?

就这样决定。

主席(以英语发言):关于项目的分配,根据大会所作的决定,将由大会在全体会议中处理议程项目8和12,而议程项目9至11则已分配给第二十届特别会议特设全体委员会审议。

议程项目8

一般性辩论

主席(以英语发言):第一位发言者是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威廉·杰斐逊·克林顿先生阁下,我请他发言。

克林顿总统(以英语发言):我们今天在大会本届特别会议上,一道共襄打击世界范围毒品贩运和滥用的共同威胁的事业。首先,我要感谢我的朋友泽迪洛总统使本届会议得以举行的远见及其打击毒品的勇敢决心。我还感谢这里所代表的各国承诺通过一道打击毒品而为我们的孩子们的未来而奋斗。

10年前,联合国通过了一项促进打击毒品贩运的合作的开拓性公约。今天,这种合作的潜力比以往更大,或者说更有必要。随着分裂的集团和障碍在全世界解体,随着技术的进步和民主的扩展,我们各国人民愈加受益于各国一道协力和学习。然而丰富我们生活的开放性,却也被罪犯、尤其是毒品贩子所利用。

今天,我们到此表示:没有一个国家强大的能够单独战胜毒品问题;也没有一个国家小的无足轻重。各国都赋有进行战斗的责任。因此,我们将一致抗拒这种对我们安全与未来的威胁。

此事关系重大,因为各毒品王国侵蚀了各民主社会的基础,腐化了各市场经济的整体性,并威胁到每个大陆上各个家庭的生活、希望和未来。无可置疑:这最终是一场争取人的自由的斗争。世界一半以上的人民有史以来首次生活在他们自己选择的政府之下。实际上在每个国家,我们都看到个人自由表现的扩大。我们不能因为一种个人的软弱和国家的忽视的邪恶组合而眼看着数以百万人民的这种自由挥霍殆尽。我们必须向毒品贩子证明他们想错了。我们决心已定,能够有所作

为。各国已表明只要我们进行坚定和不懈的努力,就能够扭转这种罪恶的浪潮。

在美国,毒品使用自1979年以来已下降49%。最近的研究表明,我国青年人的毒品使用情况正趋稳定,一些类型的使用则在下降。使用可卡因的整体情况自1985年以来已下降70%。强效纯可卡因的泛滥情况已开始下降。去年,我国海岸警卫队没收了100 000多磅可卡因。今天,美国人在毒品上的花费比10年前减少了37%;这意味着340多亿美元重新投资于我们的社会而非浪费在毒品上。

很多其他国家也正取得长足进展。墨西哥于1997年建立了根除毒品的记录。秘鲁的古柯种植自1995年以来被消减了42%。哥伦比亚不断扩大的空中铲除毒品计划,已摧毁了数十万公顷的古柯。泰国的罂粟种植稳步下降,仅在今年就下降了24%。美国还是全球执法与拦截努力方面的伙伴,去年为8 250多名官员的打击毒品和犯罪培训提供了资金。1997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各国政府没收了大约166公吨的可卡因。

具有经改善的信息分享能力的经过更良好培训的警察,正在全世界逮捕更多的毒品贩子。针对可疑的金融交易的联合信息网络,正在数十个国家中发挥作用,制止了洗钱活动。到2000年底,美国将向另外20个国家提供援助,以建立和加强这些金融情报单位。我们必须而且能够使毒品贩子们丧失助长其可怕交易的肮脏金钱。

从西半球与最近的美洲首脑会议上促成的辑毒联盟到8国领导人上月一致同意所采取的打击毒品和犯罪的步骤,我们在数字中发现了力量。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在执行主任阿拉基的领导下,正在世界上一些最困难的角落打击毒品生产、毒品贩运和毒品滥用的情况,同时帮助确保我们所花的钱带来最大效果。我赞扬药品管制署关于在2008年前大幅度减少古柯和罂粟种植的目标。美国将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尽其力量。

尽管近年来取得这些成就,但是我们不应当把进展和成功混为一谈。毒品魔影仍在困扰我们。为了取胜,我们必须有有力的全国战略,加紧国际合作和拥有更多资源,以此做更多的工作。毒品供应国和毒品消费国之间关于毒品问题是谁的责任的辩论已经进行太久了。让我们坦率地说:这场辩论没有推进反对毒品的斗争。指责会使人心烦。它不能消除一个卡特尔,帮助一个吸毒成瘾的人、防止一个孩子尝试海洛因并可能死于海洛因。此外,供应国、需求国和过境国之间的界线越来越

模糊。毒品是每个国家的问题,每个国家都必须采取行动打击毒品——在街道上、在餐桌上和在全世界各地。

这就是美国的承诺。年复一年,我国政府制订了有史以来最高的缉毒预算。我们明年要求 170 多亿美元,其中近 60 亿美元将用于减少对毒品的需求。我们综合的国家防毒战略的目标是在未来 10 年中将美国人吸毒和取得毒品的数量减少一半——通过加强执法,强化缉毒、改善治疗和扩大防毒的努力。我们决心建立一个没有毒品的美国并和其它国家一起在全世界打击毒品。

我们认为,态度驱动行动。因此,我们首先在我国人思想中打响这一战。美国同国会和私营部门合作,发动一场巨大的反毒青年媒体运动。现在,当我们孩子打开电视机、畅游国际联网或收听无线电时,他们将得到的强有力信息是,吸毒是错误的并可能致命。我将请求国会将这一方案延长至 2000 年。在国会的支持下和私营部门给予相应的金钱捐助,我们将承诺一项为期五年、耗资 20 亿美元的公共和私营部门的伙伴关系,以教育我们的孩子抵制毒品。其他国家,包括墨西哥、委内瑞拉和巴西正在发起类似的运动。昨天我曾愉快地和巴西总统较长时间地谈到此事。我希望我们这些国家能一起合作,向世界各地的孩子们宣传:毒品毁了年轻人;不要让毒品毁了你。

美国还在致力于创立一个可称为防止和治疗滥用麻醉品的大学,使用现代技术在各国家间分享知识和经验。下个月我们在新墨西哥州发动这一做法,成立一个减少毒品需求国际训练班。来自墨西哥、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的政府官员和其他专业人员将同来自美国的滥用毒品和防止黑帮的专家们合作。该训练班将通过卫星同美国新闻署的世界网络联网,以使能上世界网络的任何人都能收视。

美国的滥用毒品国立研究院为全球毒品问题研究提供 85% 的资金,它将在国际网络上播放毒品预防和治疗座谈会实况录像。这意味着任何地方有电脑和调制解调器的任何人——其子女吸毒成瘾的父母、一个想给予帮助的医生、一个在寻找治疗办法的研究人员——任何人都将能得到最新、最先进的关于毒品的医疗知识。

这种分享信息、经验和想法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重要,因此我特别高兴地宣布建立一个国际毒品研究员方案,它将使全世界的专业人员能来到美国和我们打击毒品的机构合作。重点将是本届特别会议的优先项目:减少需求、兴奋剂、先质、洗钱、司法合作、替

代发展和铲除非法农作物。这些研究金将对我们大家都有帮助。它将帮助我们各国相互学习,同时建立一支干练和有经验的全球防毒大军。我们必须携手合作,伸出执法和同情的手来对付这一问题在全球的蔓延。

在我结束讲话时,让我们大家决心以信任和尊重的精神共同行动——使用我们拥有的一切手段在国内外打击毒品的需求和供应——在全球打赢防止毒品的战斗并为我们孩子们建立一个安全和健康的 21 世纪。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的讲话。

大会现在将听取墨西哥共和国总统 Ernesto Zedillo 先生阁下讲话。

Zedillo 总统(以西班牙语发言):墨西哥很高兴联合国正在举行专门讨论世界毒品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

毒品当今已是对一切形式文明的一个严重威胁。毒品毁灭生命,破坏家庭,涣散社区并削弱民族。吸毒使人失去自由和尊严、阻碍个人和集体的自我改善并特别有害我们儿童和青年所体现的希望。

任何国家无论多强、任何社会无论多么发达以及任何家庭都无法不受毒品的威胁。我们正面临一种巨大经济力量的威胁。我们面临一个不顾边界和不负任何法律和道德守则的狂暴而腐败力量的威胁。我们面临一种罪恶力量的威胁,它令人吃惊地扩大了同诸如洗钱、武器贩运、恐怖主义和绑架等其他形式的有组织犯罪的联系。对许多国家来说,毒品贩运也是对国家安全和民主生活、对社会稳定和对其机构的完整性的威胁。

专搞毒品贩运的犯罪组织聚集了不同国家的人并在许多国家进行活动。这些多国组织能在一个地方生产和加工它们有害的商品,并能在运输中跨越任何边界到遥远的国家销售。它们也能利用国际金融系统来转移利润。简而言之,我们正在对付一种全球性的威胁,一种多国犯罪现象。

由于这是一个全球问题,它要求作出全球反应,一种来自所有人并由所有人分担的反应。我们大家都必须做更多的工作,比现在多得多,而这是为了大家。我们必须现在决定进行一种空前的合作努力,这种努力是基于一种全球、全面和平衡的新战略:它应是全球的,以便使所有国家无一例外地介入而不相互指责;它应是全面的,以便处理毒品周期的各个阶段——从生产、销售、贩运到消费以及与其相关的罪行。

在这方面,我们必须大大加强减少需求的努力。应该把减少需求视为一个大众健康问题和有关社会行为和价值观念的问题。必须通过医药、教育、培训和文化方案处理这个问题。

世界需求绝大部分都来自拥有最大经济能力的国家。但满足这种需求的最高昂人类、社会和体制代价均由生产国和过境国承担。我们的男男女女首当其冲地在打击贩卖毒品活动时死亡。我们的社区首当其冲地遭受暴力,我们的机构首当其冲地为腐败所破坏。我们各国政府也首当其冲地不得不挪用除贫斗争所需的宝贵资源,把它当作这场战争的第一个堡垒。

因此,我们有权要求这项战略成为均衡的战略,以便使各国都可以承认,我们大家都在打击贩卖毒品活动的战斗中负有责任。我们具有同样的权利和义务,我们大家都必须尊重每个国家的主权。人们还应认识到,任何国家都不应判定他国事务,任何国家都不应认为有权为执行本国法律而违反他国的法律。

因此,墨西哥提议授权联合国统一规划和鼓励全球辑毒战斗,把它作为一项高度优先。为此,联合国应该协助各国制定具有可核查具体目标的行动计划;严守本次会议商定的各项承诺,并针对洗钱和毒品犯罪确定充足立法。联合国还必须定期客观评估各国的进展情况。

让我们利用联合国的国际领导和道德权威鼓励建立一个没有毒品的世界。墨西哥充分相信,联合国将在从事这项任务及其各项使命过程中严格遵守庄严载入《联合国宪章》的各项原则。贩卖毒品和吸毒上瘾并非不可战胜,我们可以打败它们。我们联合起来一定会打败它们。

墨西哥重申致力于承担自己那份打击贩卖毒品的全球责任,墨西哥再次表示相信,我们联合起来将给二十一世纪的儿童和年青人建立一个没有毒品的世界。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墨西哥合众国总统所做的发言。

大会现在听取葡萄牙共和国总统 Jorge Sampaio 先生阁下发言。

Sampaio 总统(以葡萄牙语发言,英文本由代表团提供):目前在此全面讨论的毒品问题很重要,对此应进行认真和深刻的思考。

主持筹备机构的葡萄牙从一开始就积极致力于筹备本届特别会议。实际上,我要借此机会感谢各国同该机构合作。

同样,我国也参加了各专门处理毒品问题的国际组织,这个事实有助于我们从全球角度全面看待这个问题。

过去几十年表明,毒品问题日趋严重,世界上几乎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幸免,这个问题越来越多地波及我们每个国家,它对我们大家都产生影响。实际上,这是一个全球问题。

长期以来,欧洲和其他西方国家倾向于把自己仅视为毒品消费者,而称其他国家为生产者。这种多少带有摩尼教意味的分割以一种错误的概念为基础,即如果各国不生产毒品,则问题就会不复存在。目前,没有哪个人可以认真坚持这种分割。我们都是生产国,我们都是消费国,我们也都是过境国。合成药物和销售得以生产某些药物的先质使得西方国家也同其他国家一样负有责任。

鉴于这种情况,我们的联合回应必须反应一种以承担自己责任为基础的真正国际团结,以便正视这种决定性问题,促进我们社会的和睦发展。

各个层次都可感到毒品现象的可怕影响。毒品在身体和精神上造成吸毒成瘾,并损害我们各社会的大众健康。这方面的一个显著例子就是严重传染病的传播。毒品也是涉及消费的犯罪率令人不安上升的原因,其影响已为我们大家众所周知。毒品导致强大贩毒组织的出现,助长腐败,并在某些情况下危及政治和社会稳定。毒品现象也对吸毒者贫困化和受隔离等危险迹象的出现负有责任。

以公共开支来计算这个问题的极高昂代价是可取和明智的。因此,这个问题基本上是一个安全和民主稳定的问题,也是健康问题。因此,旨在控制这个问题的各项政策应该反映一种公正的平衡,以便避免吸毒成瘾者和社会其他人之间差距的扩大,并避免给他们康复和融入社会生活造成更大困难。

需要制订一项新的政策—我相信,我们大家都抱有这个信念—这项新政策将首先影响导致所谓异常行为出现和发展的各种因素。一项新的药物政策有必要具有社会预防性质,特别对年青人而言。该政策必须使他们参与,并同教育、就业、培训、保健、城市规划和家庭支助并存。这项新政策必须从一种必要的大众健康角度认真和自觉地对各项减少危险方案。这项新政策不应天真地把现实同任何种类鼓惑信仰相混淆,而应以客观资料和多学科研究为依据。简而言之,这项新政策必须以均衡方式处理减少供应和需求问题。

我们越来越需要分享我们的成功,并永远学习成功的经验,在打击贩运活动过程中还越来越需要通过交流资料和减少需求来加强合作。

经验表明,减少城市犯罪和需求最有效的方案是那些在地方一级由城镇、学校、非政府组织和媒介自己制定并得到它们支持的方案。为此,我们一定要在欧洲制定各项方案,并将其扩大到拉丁美洲,以便创造分享经验的网络。

在召开不久将于波尔图举行的伊比利亚—美洲首脑会议之前,我本人将在10月召开一次得到葡萄牙政府和各欧洲机构赞助的研讨会,出席者将包括欧洲和拉丁美洲专家。当然,核心问题将是加强这两个区域的反毒品合作,特别是在情报和减少需求领域中。我有理由希望,它将对打击这一共同祸害的努力作出的有益的贡献。

我们在本大会中有一个作出决定的独特机会,将大幅度限制这一问题在我们各国的影响范围。我们提议要在今后十年中实现的目标是雄心勃勃的,但也是至关重要的。本届特别会议将取得的收获包括继续铲除非法作物、加强在所有领域中的国际合作、减少需求这个联合国第一次宣布的目标、更好地监督洗钱机制、增加这一领域中的司法合作、以及管制先质和合成药物。

我们将于后天通过的政治宣言首先就是我们要坚决解决这一问题的政治意愿的明确表示。我们现在必须确保我们的政治意愿不会在这里达成协商一致意见之后就消失。联合国必须走在所有协调和支持努力的前列,表明其行动的重要性和不可取代性。

我也谨谈谈财政资源的问题,这对在综合经济发展范围内帮助致力于铲除和替代非法作物的国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葡萄牙最近增加了其对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的捐款。我们不久将以财政资源来体现我们要在这一领域中同联合国进行合作的政治意愿。

如果没有坚定和坚决的政治意愿,就无法同毒品作有效的斗争。这将要求我们严肃地把毒品当作我们时代的主要罪恶之一。我们必须面对这一罪恶,接纳今天已经被毫不含糊地接受的分担责任的概念。我们必须比以往更加遵守本届特别会议的座右铭:“团结一致我们就能战胜这一挑战”。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葡萄牙共和国总统的发言。

大会现在将听取意大利共和国总理罗马诺·普罗迪阁下的发言。

普罗迪先生(意大利)(以英语发言):我非常高兴地同如此众多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一道参加大会本届特别会议,本届会议是国际上针对这一祸害进行动员的一个分水岭。

自从上届特别会议召开以来八年已经过去了——这八年中发生的深刻转变对我们各国社会和我们面对复杂和多种多样的毒品现象的感受产生了影响。

今天,我们必须大幅度改进我们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我们必须意识到,同毒品作斗争需要在科学和文化上进行调整,以适应我们各国日益变化的现实。例如,考虑到新的合成药物在人口中较年轻的阶层中扩散,包括青春期以前的人,他们原来没有受到威胁。我们绝不能忽视这一问题的国际层面。众所周知,毒品经常在一些国家中生产,但在另一些国家中消费,越过国家、区域和大陆的边界。为了迎接这一跨国性全球挑战,我们需要国际上采取一致行动。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的集会如此重要。

为了确保本届特别会议的成功,我们去年一直在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的筹备委员会会议上努力工作。让我首先指出,我们做了出色的工作。

由于包括工业国和发展中国家在内的与会各方的合作精神,我们成功地拟订了一系列平衡的宣言和承诺的草案。这些草案以全面和公平的方式谈到了问题的每一个方面。它们是国际社会对这一历史性挑战作出的最好和最新的反应。在本届特别会议上,我们将通过包含及时、详尽建议的宣言和行动纲领,以便加强司法合作;减少合成药物的贩运和扩散——我认为我们也许大大低估了化学药物的层面和破坏性影响;对把先质化学品用作其他用途进行管制;打击麻醉品贩运产生的洗钱活动;并达成地方协议,以替代作物取代非法作物。

在最后一项上,我们希望,能够首先同合法地方政府达成作物替换协定,但也可以在听取并在可能的情况下接受工会、农民联合会和人权组织的建议和关切之后达成这类协议。我们必须发挥新的国际协同作用,以解决对许多国家来说极其重要的一个问题:为替代作物提供可信、有效的市场。我们批准的政治宣言将明确表明国际社会同这一祸害作斗争的决心,用宣言的文字来说,要在2008年以前取得“重大和显著的结果”。

毒品对我们各国社会的全球性威胁使我们更加相信,国家战略只能在以全球一致方法为基础的国际合作范围内起作用。因此,意大利将继续支持联合国和在阿拉基先生有力领导下的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药物管制署),我们非常赞赏阿拉基先生的活动。我们将继续同药物管制署进行密切合作,执行其许多倡议。我们相信,这些倡议在今后几年里将产生重大成果。

但是,除非药物管制署获得足够的资源,否则这一切都无法实现。意大利一向是该署的最大的财政支持者之一。今年,我们把捐款从 120 亿里拉增加到 150 亿里拉。我们请其他国家和国际金融机构同我们一道使该组织获得更加坚实的财政基础,因为财政捐款是我们对非法毒品发动具体、实质性进攻的决心的真正的考验。

这一引人注目的问题也牵涉到国内的一面。这不仅仅是在捍卫主权原则和国际合作的必要性之间达成必要的平衡。这也是为了保障更有能力评估和测验政策的有效性,以便在各国签署的条约和公约范围内在地方、区域和大陆的现实世界中减少毒品的供求。在《维也纳公约》签署的十年之后,欧洲正在处理空前的问题,因而承担了前所未有的作用和任务。要考虑由于消除我们的国家边界而附带产生的对反毒品贩运斗争的新的挑战;但也要考虑我们在地方、社会和保健政策方面的具体经验能够对联合国的讨论作出独特贡献。

我们的主要战略目标始终是通过减少供应和需求的行动来减少毒品现象。这一计划的关键就是一个宣传和预防运动,利用年轻人的才干和创造力,并让家庭、学校和整个公民社会加入进去。

我们的一个同样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发展一个公共和私人服务的网络,让以前的吸毒者进行康复,恢复其健康,使其返回工作岗位和社会。这意味着超越以监禁为基础的惩罚性、强制性方法。那样一种方法的无能已经得到了一再的证明。那种方法疏远了吸毒者,使其更加难以接近,增加了他们的社会和健康危险。

在意大利的实践中,减轻毒品危害的方案已经产生扎实的影响。这些方案使得我们能同那些尚未选择寻求公立或私营戒毒中心帮助的吸毒成瘾者取得接触。应该发展这种接触,不仅是为了向吸毒成瘾者提供更好的医疗,而且给他们一次选择一种较好生活的机会。

从这一立场出发,意大利将继续全面承诺执行一项预防性战略,动员和调动家庭、学校体系、各种环境和媒体等关键因素。

在反毒战中,我们在这届会议上采取的各项倡议以及我们在国家一级的持续承诺向我们所有各公众舆论发出一个明确的信息:作为一个国家和国际社会的成员,我们定将采取果断行动,根除我们世纪的这一祸害。我们的行动选择和具体政策将强调一个关键性区别:那些散布这一祸害并从中谋取暴利者将受到我们的全力打击;但是毒品受害者将得到我们的同情和帮助。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意大利总理的发言。

我现在请玻利维亚共和国宪制总统 Hugo Banzer Suárez 先生阁下发言。

Banzer Suárez 总统(以西班牙语发言):这一届大会特别会议的召开正值两个历史性时刻:1988 年在维也纳签署《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十周年,以及评价已经完成的工作和决定我们各国和各国政府今后应该采取的行动,以结束毒品贩运活动。

我们在本世纪末在纽约这里聚会,以重申我们的决心,即不把危害人类的毒品悲剧传给下一千年的后代。

这十年中出现了新的,而且令人不安的情况。以前仅生产毒品的国家也成了毒品消费者,而那些一度因受毒品消费危害的国家,现在也在生产毒品。毒品的贩运使犯罪活动全球化。

我在 1997 年 8 月就职时,拟订了一项真正的反毒政策,顾及毒品的贩运危害社会的健康和道德完整,扭曲经济,腐蚀和破坏机构,丑化国际形象,危害受害国家的主权。因此,我决心在我任期的五年时间内使玻利维亚摆脱毒品贩运活动。我发动了一场全国对话,以便民间社会能在这一问题和其他与我们的未来有关的问题上表明立场。这场对话赞同和批准了这项承诺。

玻利维亚社会已动员起来打击非法毒品买卖及其犯罪影响。抵制的是那些从事毒品买卖及古柯非法生产有关圈子内有既得利益的人。确实,这项任务之大使有些玻利维亚人有理由怀疑我们有没有必要的力量打败这一危害我们的安全,侵犯国家尊严的罪恶。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关注的答案就在这里,就在这场多边协同努力,以及国际社会各国的决心中。

玻利维亚正在尽他的努力。它已决定承担他的责任,而且它清楚地认识到,它能力有限,但它也认识到,我们不想让毒品摧毁我们的社会。去年我就在大会上这样说,现在要重申这些理念。

我们将同种植古柯的农民进行对话和协商,以便一劳永逸地根除这种非法作物。我们将对毒品贩运者寸步不让。我们将使他们没有一刻的安宁,直到他们永远从玻利维亚的历史上消失。为此目的,我们已经设计和通过了一套打击毒品贩运的全国战略,这项战略建筑在四大支柱上:其他的发展选择、预防、根除和阻截。

我们深信需要同样积极地完成所有这四项任务,不能强调一项而损害其他。这将使我们能够不断取得进展。它将使我们能够作为我国建议的各项支柱以同样的强调,目的是同古柯——可卡因圈有联系的 35 000 户人家提供一个体面生活的前景;消除据信目前存在的 38 000 公顷的非法古柯种植园;无情地打击从事这项有辱人格的买卖,并从中牟利者,并且给那些已不幸养成吸毒习惯的人一次新生的机会。

这五年期间所需资金总额为 9.52 亿美元,其中 1.08 亿美元用于根除工作,7 亿美元用于其他发展选择,1.29 亿美元用于阻截,1 500 万美元用于预防和戒毒。我国政府承诺至少提供其中 15% 的资金。这样,我们还将需要国际社会提供 8.09 亿美元,大约平均每年 1.61 亿美元。

今天,我在这次特别会议上,向联合国正式提出玻利维亚打击毒品的战略。这些数字已具体写入行动方案和具体的行动计划。

玻利维亚在财务方面承担巨大的牺牲。这意味着正当我国努力根除极端贫困的时候,我们不得推迟对我国人民的社会和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各项方案,而极端贫困的状况无疑由同古柯——可卡因活动有关。在一个人口约 800 万的国家中,将近 100 万 7 岁以下的儿童处于贫困。因此,我们用于同毒品贩运活动做斗争的每一个美元都有痛苦的社会影响。但即便如此,我们仍然准备这样做。玻利维亚坚信国际社会会对这场斗争作出贡献。因为这是一场全面的斗争。如果玻利维亚胜利了,国际社会将受益。

我在大会这里建议组成一个打击毒品的世界联盟,作为所有国家不论大小对打击将要结束的本世纪的世纪罪恶共同承担责任的具体表现。

我建议设立一个多边磋商小组以便进行评估、协调和管制,作为保证和分配支持那些决心以明确的政策和计划打击贩毒活动的国家所需要的资源和方案的论坛。

我建议,联合国通过其专门机制促进捐助国和捐助组织的会议,以便使实施玻利维亚和其它国家的缉毒战略成为可能。

当我在 2002 年 8 月份交出总统大权时,作为带领其国家过渡到下一个千年的领导人,我也将离开一个刷清了毒品污点的国家,我国人民对在世界上第一个宣布向贩毒发起全面战争感到自豪。这就是我对玻利维亚人的承诺,我对这场不分国界的战争的贡献,这也是我作为总统作出的决定。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玻利维亚共和国总统的发言。

(以法语发言)

我现在请法兰西共和国总统雅克·西·希拉克先生阁下讲话。

希拉克总统(以英语发言):我期望本届特别会议给予缉毒战以新的世界规模的动力。这一灾祸的蔓延是令人吃惊的。必须对这一事实有真正的认识,必须发起一场全面的攻势。

毒品使人堕落。毒品杀人。我们大家都意识到毒品造成的破坏,尤其是在青年中间。毒品在刚刚结束儿童时期的最容易受影响的青少年当中选择其第一批受害者。毒品一旦控制了这些青少年,他们就被引向死亡之路。只有在付出可怕的痛苦代价之后,只有在使其受害者面临艾滋病和其它传染病的危险之后,毒品才肯罢休。对家庭来说,毒品是一场磨难。毒品助长违法行为、暴力和犯罪。在所有国家,毒品滋长了一种腐败经济、一种日益强大的黑手党经济。

国际行动正取得进展,但是这一灾祸以更快的速度蔓延。服用麻醉剂在十年中增加了 20%。毒品正变得更加多种多样。吸毒正在全球蔓延。毒品正伸向更加广大和更加年轻的人口。

生产正在扩大并渗透到新地区。变得更小和更流动的试验室更加分散。在世界一些地区,政治动乱和经济混乱有助于生产新的合成毒品的秘密工厂扩散。

毒品经济日益强大。在种植国,毒品经济利用农民人口的经济脆弱性。整个地区被组织成为黑手党帮派的贩毒者所控制。毒品网络利用沿海金融避风港和中间国的银行系统,这些银行系统发达到足以允许洗钱,但是没有受到充分的管理或控制以制止洗钱。在发达国家

家,毒品钱毒化问题最多的城市居住区的经济和社会生活。

在这种腐蚀社会秩序的背后当然是强大的国际犯罪组织集团,它们不仅掌握最新技术,而且对国界不屑一顾。这些犯罪集团维持遍布全球的网络、帮派甚至军队。它们腐蚀商业、政府和整个经济。它们利用其净利润——据说大于整个非洲国民生产总值——来扩大非法作物种植。销售新的化学品并对其它犯罪和恐怖主义活动进行控制。

面对这种世界规模的危险,表示我们各国决心的时候到了。在世界每一个角落,必须认识到联合国已作好战斗准备,打一场缉毒战。

我们必须在每一条战线打击违禁品生产、毒品贸易和毒品利润,同样重要的是消除贩毒者所造成的人类痛苦。我们的战略必须以明确的原则为基础。

第一条原则是共同责任。灾祸是世界性的。禁毒不能够留给一类国家,不管它是生产国还是消费国。必须同时减少供应和需求。我建议,我们应掌握一种不偏不倚的、普遍的观察工具,以评估局势并确保我们的决定得到贯彻。国际合法性在于联合国。正是在联合国,在现有机构的框架内,我们必须形成这一至关重要的工具。

第二项原则是团结——首先是各国之间的团结,因为没有任何国家能够幻想它能够单枪匹马地消除毒品危险。必须调动双边和多边资金,以帮助生产国走上真正的替代发展道路。拔掉作物是不够的。需要前后一致的区域性方案。

但是,在我们本国社会内也必须团结,吸毒者自己也必须团结。他们当中许多人愿摆脱恶梦。他们需要听到的语言不仅仅是制止;他们需要听到人类关心的语言。他们需要引导、指导和被接受。他们需要设法改变生活,进入社会,建立新的社会和感情联系。不应该忽视团结的这一方面。这意味着调动必要的资源和制订新方法。

第三项原则是态度坚定,在国内外以坚定的态度采取司法、警察和海关行动,同时尊重个人权利。犯罪辛迪加决不能有任何避风港。我们每一个国家所作的努力决不能因为某些国家不努力而受到挫折。反毒品立法必须在全世界协调一致。我们需要加强和调动我们的法律和警察合作系统。

我们还应确保严格监督各金融机构及海外中心,它们使洗钱更加容易。在很多国家里,管制仍然不足而且执行不够。

最后,我们还需坚定地拒绝轻视毒品问题。有时人们提出对被错误地称为“软性”毒品的药物采取更容忍的态度的问题。有些人甚至赞许地提出某些精神药物的特性。然而我们必须把真相告诉年青人。即使某种毒品本身不会造成真正的毒瘾上身,却恐会造成同样严重的精神上的依赖。它改变了性格,使人受到困扰。它影响到一个人生活、行动、创造和与他人建立纽带的能力。它使人疏远、孤立和处于边缘状态。它致人于犯罪的边缘。它一点点地使人置于沉默与痛苦的包围中。它还把人引入日益残酷的依赖形式的道路。

面对这种危险,我相信那些与它们所针对的局势的严重性相称的禁令的价值和实效。国家必须行使其权利以确保这些禁令得到遵守。我们必须使年轻人懂得:就毒品而言,无视禁令并非是战胜了社会,而是打败了自己。

本届会议必须成为采取形势更全球化和更积极的国际行动的出发点。法国与联合国一道使打击毒品的全球斗争具有同我们必须与之交战的敌对势力相等同的规模和效力程度。

历史必须记录下各国打击毒品的伟大圣战已在纽约这里开始。这是一场不能停止的圣战,直至我们消灭这种正侵蚀我们各个社会的毒瘤。

我们各国人民必须懂得,我们将把这场为生命进行的战斗进行到底,任何东西都无法阻止我们。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感谢法兰西共和国总统的讲话。

(以英语发言)

大会现在聆听哥斯达黎加共和国立宪总统 Miguel Ángel Rodríguez 先生阁下的讲话。

Rodríguez 总统(以西班牙语发言):20 世纪正在混乱与恐惧中结束,敌人就在我们的门前。我们各个民主社会正受到毒品进攻的威胁,毒品的庞大罪恶帝国庇护和加重了人类的所有病状,使国家动摇,削弱民主、腐蚀政治、毒害经济、腐化财富、盗用技术、利用贫困、摧毁健康、毁坏人的尊严并破坏我们当今所应有的美德。它的发展是无法以地理、年龄、经济地位或权力

所阻挡的。毒品使我们大家都同样成为受害者。这是历史上第一个全球化的侵袭形式。

如果毒品摧毁了个人,则我们又从战胜极权主义中获得什么呢?幸运的是,我们尚未丧失对危险的意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因墨西哥政府的受人欢迎的倡议而聚集在这一世界论坛中。我们仍有时间,尽管已经不多。这明显是一个人的问题。

因此,在制订一项适当和切实的战略时,这一灾难的人的方面必须成为我们的出发点。哥斯达黎加政府希望看到更多像 Patricia Barrantes 那样的例子,她是我国东北部瓜纳卡斯特的一个优秀的学生,被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挑选出来代表全世界数以百万计的青年人向秘书长送交《没有毒品的 21 世纪青年宪章》。我们不能让世界上的青年失望。我们不能让他们实现卓越的权利受到威胁。

这种对儿童和青年的关注,必须使旨在通过汇集教育家、学生、家长、社区组织、教会和媒体的努力而阻止毒品消费,以及旨在于在这方面负有经验的非政府组织支持下加强毒品受害者的治疗、康复和重返社会的进程的政策得到优先注意。

副主席哈利法先生(卡塔尔)主持会议。

我们赴此聚会是因为我们准备进行战斗,但我们确信如果不首先自问世界为何对毒品的陷阱难以抵挡以及为什么这种危险为其可怕的增长找到了滋生的土壤,就无法取得进展。为什么会这样?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如果我们让这种毁灭的根源继续存在,就无法缔造一种新的国际秩序。

我们为什么会如此脆弱?让我概括地给予回答,因为我找不到任何其它的答案。我们已使世界和人失去了意义,使人民丧失其基本的标志并使一切具相对性。我们利用最好的东西来播下最差的种子。我们摧毁了家庭的道德结构。我们使教育和日常生活失去价值和内容。我们把青少年推入动乱。

鉴于这种事务的规律,发达国家在世界上所施加的文化和道德影响值得特别注意,而根据其巨大的影响,则要求它们意识到其责任。我们向强者的道德责任发出呼吁。

什么是第一种办法?捷克共和国 Vaclav Havel 给了我们一个准确的答案。这个问题就是决定我们能否以某种方式把道德置于政治之上,把责任置于利润之上,让人类社会负有意义,让人的语言负有内容,这样使整个人

类成为社会中活动的焦点,而人民则充分掌握其权利和尊严,为自己负责,因为他们与某种高于自己的东西相联系,能够作出一些牺牲——哪怕是其私人生活和繁荣,这样生活就会有意义。

他还简练地补充到,我们必须实现一场存在革命,它取决于社会的道德重建、无法以政治秩序取代的新的存在经历、根植于宇宙中的新的存在感、更高的责任、与他人及与人类社会之间的内部关系。

即将对《世界人权宣言》五十周年的纪念,应成为更深入地钻研这一基本问题的理想时机,该宣言的序言宣告:个人尊严和价值是绝对的真理。我提议我们在此时机,对人的价值、像委内瑞拉总统 Rafael Caldera 在美洲间所提倡的那种共同的根本道德准则投入努力,以便促进和振兴我们的政策和教育制度。

为使打击毒品及其一些表现的斗争切实有效,必须进行国际合作和制定多国战略,本届大会正在这里提出这方面的建议,美洲国家组织通过美洲间控制毒品滥用委员会也曾提出过建议。但是在这个必不可少的框架之内,每个国家或国家集团可以采取创新性和建设性的主动行动,这些行动在打击毒品贩运的世界范围斗争中并不相互排斥。

我谨在这里提及中美洲。今天,我们所有国家都生活在民主的抚育怀抱中。在上一个十年,对和平的主要威胁是叛乱和受到全球紧张局势助长的各个集团的激进主义。今天,最大威胁来自毒品贩运。这一挑战要求新的反应。其中之一是将我们的军队变为保护我国各国人民不受毒品卡特尔侵略的任务中训练有素的民警部队。

我们地区的军队是在一种现已放弃的制度下筹划和组织的,不适合于成功地面对后冷战时期产生的对区域安全的巨大挑战。现在这些军队也必须改变以实现政治现代化和满足蓬勃发展的民主国家的社会需求。这种专业性的警察组织比现有的军事结构省钱,而这种变革可以腾出资源用于教育和社会基础设施。如果中美洲国家每年不把 5 亿美元用于防务,而将其中一半拨给警察组织,我们就会有 2 亿 5 千万美元足够用来兴建和装备学校: 5 年里我们可以培养 1 百万中美洲儿童。我呼吁中美洲各国采取这一历史性行动,树立这一榜样,这应得到较发达国家的适当承认,它们是毒品的主要消费国。

由于我们具体的地理条件以及我们关于民主和尊重人权的保证,哥斯达黎加承担了这样的风险,即可能被毒梟在走向国际主要吸毒中心的途中用作毒品供应和分销中心。我们在这方面的斗争是作了很大牺牲的。因此,对象哥斯达黎加这样的小国,国际合作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不能失去我们必须投资于教育、保健、训练人力资本以及在当前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中斗争的资源。在信息交换、训练和提供改进技术和适当警察装备以及在预防、康复和司法领域的国际合作对我们正在这一世界论坛制定的各项战略的成功至关重要。

50年前,我们哥斯达黎加本着团结的精神解除自己武装并使自己立足于和平;今天,我们呼吁在共同安全的新框架内进行国际合作以便把反对毒品斗争进行下去。我们代表全世界儿童和青年发出这项呼吁。

代理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感谢哥斯达黎加共和国宪法总统的讲话。

大会现在将听取阿根廷共和国总统 Carlos Saúl Menem 先生阁下讲话。

Menem 总统(以西班牙语发言):我向大会主席和秘书长诚挚致意,并预祝他们的努力圆满成功。

今年是1998年通过的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十周年。我们不得不承认非法药品的消费和贩运和其他相关犯罪已有剧烈增加。这一增加使致力于打击这一现代形式奴隶制即毒瘾的所有人感到关切。这一现象已经渗透所有国家和所有机构。因为它已全球化,反应也必须全球化。

因此必须商定一种责任共担的作法,而不再把国家分成两类,那样有时会造成于事无补的国与国之间的分歧。把各国分为生产国、过境国和消费国已经表明不是一种有效作法。这种区分总是会使那些不了解必须通过加强国际合作共同努力的各国政府之间相互责怪。

因此,我国政府支持的责任共担的原则把这作为大家的问题。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开始把国际合作看作一种每个国家都能在其中起作用的平衡体制的一部分。

但是为了在这一斗争中取得成功,我们必须明确我们的原则和我们的目标。首先是在限制供应和减少需求之间取得平衡。我们还必须以同样办法和用同样的力量来向我们各国社会进行宣传 and 发出警告:毒品毁灭社会、社区、自由、发展和人类的未来。

我们还必须医治吸毒成瘾的病人并使他们得到康复,以及使他们有机会重新溶入社会,和对过体面的生活再次抱有希望。对我们来说,每一个贩毒者都是敌人,正如每一个成瘾者都是我们能够和应该使其返回社会的人,并且用爱和专业技术治疗他。

我们不会让毒品统治我们。因此我们想要求家庭、教育人员、领导人、非政府组织和媒体在这个起死回生的项目中帮助我们:实现一个没有毒品的世界。

使我们特别关心的是相关的各种犯罪行为。我们必须特别注意监督参与化学生产和贸易的各种工业。我们还必须在法律领域开展合作确保没有窝藏罪犯的地方并防止使毒品贩运者能把他们的不义之财加以伪装的洗钱。

另外,还应考虑是否也可能通过国际刑事法院使贩毒罪行的起诉国际化,我们还应实现作物替代,同时尊重务农者并提供可替代产品的商业销路。

我们要在此共同通过的决定首先要求我们加强国家机关和体制履行具体义务。在这方面,我愿强调,我们半球正在努力实现这些目标。我们已于1995年12月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召开的会议上就洗钱问题通过重要的指导方针。1996年11月,美洲国家又通过了一项称之为“半球缉毒战略”的重要文件,该文件载有分担责任概念。最近,各国总统又在智利圣地亚哥召开的美洲国家第二届首脑会议上批准半球联盟和在美洲国家控制毒品滥用委员会内设立政府评估多边进程的倡议。

关于我自己的国家,我愿指出,我已在就职时决定创建一个对总统直接负责和负责处理国内方面毒品问题的秘书处。根据我们的经验,拥有具有决定和决策能力的强大体制是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我国将采取这种办法。我国的立法使我们能够对贩毒罪行和其他有关罪行的主要表现保持适当控制。但是,刑事努力新的复杂因素促使我们向国会提交了一份新的和更广泛的法律草案,以便打击洗钱活动。我们藉此希望能够果断加入这方面的国际努力。

最后,我愿重申,我认为,家庭和家庭价值观念的作用是在二十一世纪建立没有毒品世界的决定性和最有力的力量。我感到乐观,因为国际社会总是接受它面前的各项挑战。我知道,我们在大会采取的行动将使我们能够成功迎接这些挑战。

代理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感谢阿根廷共和国总统所作的发言。

大会现在听取多米尼加共和国宪法总统 Leonel Fernández Reyna 先生阁下发言。

Fernández Reyna 总统(以英语发言):毒品的产生、贩运和消费是人类在二十世纪末努力确保个人身体和精神健康,家庭和社区安宁以及政府稳定、努力遏止腐败和控制犯罪与暴力时所面临的最严重威胁。

鉴于这是一种全球现象,影响到世界各国,而无论他们是富国还是穷国,是工业化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大会本届特别会议是一个最适当的论坛,其目的是着手谋求作出集体国际回应,对付这个可被描述为当今时代最可悲流行病的问题。

主席重新主持会议。

我再次来到代表世界各国的这个论坛,重申多米尼加共和国在同全球毒品祸害作斗争中致力于合作这个不可取消的承诺。我愿特别对尊敬的墨西哥总统 Ernesto Zedillo 明智提出召开本次会议表示承认。

按我们浅显的理解,毒品问题的根源在于它根据市场供需法则向市场那样运作。需求创造市场,市场则创造一种非法但利润丰厚并非常吸引人的贸易。由于毒品业按供求法则运作,这条法则终于成了贩毒分子唯一没有违反的法则。为了通过必要的国际合作成功对付世界的毒品蔓延问题,我们必须同样强调减少需求和控制供应。

多米尼加共和国过去和现在都不是麻醉药品的种植国或生产国,我国的消费水平不超过我国人口的2%。从这个角度看,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情况似乎得天独厚,因为我们没有供求融汇的实际市场。但是,这只是一种幻想,因为我们地处地中海的中心,而且我们同海地共和国分享伊斯帕尼奥拉岛,这使得多米尼加共和国成为来自南美生产国的毒品进入美国消费市场的过境国。

由于美国对控制来自墨西哥的贩毒活动——尽管这种活动涉及在很大程度上起源于南美的毒品——所采取的各项措施取得了成功。贩毒分子改变了他们的路线。因此,受偏爱的国际贩毒新路线之一就是加通过加勒比区域。根据情报界提供的情报,目前 33%针对美国的贩毒活动都是通过加勒比——其中 15%通过伊斯帕尼奥拉岛。据报道,毒品来自海地,然后由陆路运抵多米尼加领土,然后再转运波多黎哥。

目前,多米尼加共和国境内消费的毒品都是因各种原因滞留在我国领土的毒品。因此,我国的消费量因国内外因素而趋于增加。国内因素包括经济的扩展、某些社会部门购买力增加和文化因素的影响。就外部因素而言,我们必须考虑到美国已采取措施减少消费,如果这些措施实现其目标,则根据经济活动通用法则,贩毒网将谋求新的市场。

因此,相当矛盾的是,美国减少其国内消费方面的成功意味着多米尼加共和国越来越容易受到使用毒品的伤害,因为有人为了保护从非法贩运毒品中获取的大量利润而寻找新的市场或替代市场。

当然,这对多米尼加共和国而言将是一个具有破坏性后果的巨大的悲剧。我们真诚相信,这不能也决不会成为我国的未来。我们知道,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我们必须进行斗争。我们必须以手头拥有的一切资源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直到战胜这一危险。我们必须同国际社会一道斗争,因为我们相信,在这一领域中,进行单方面努力的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成功。

为了对付这一威胁,我们正在制订一项全面的方案,将包括广泛的预防性工作,其中涉及全国毒品问题理事会;公共卫生和社会福利国务秘书;运动、体育和娱乐部长;以及全国毒品管制局。

我们也正在采取步骤防止我们的金融机构被用来进行洗钱,我们已经引渡——并打算继续引渡——已知的罪犯。

在这场斗争的各个领域中,特别是在交换情报和联合培训行动中,我们一直同其他国家的主管当局和国际组织进行积极的配合。

正如国际机构的代表最近所承认的那样,我国司法部门进行的变动确保我国在同这一现代灾难进行斗争时朝着正确的方向迈进。

由于我国同海地之间边界的脆弱性,我们的武装部队和国家药物管制局已经采取措施增加该地区的监测水平。例如,我们已经增加了多米尼加-海地边界上的军队人数和反毒品干员的人数,并向负责侦察和识别麻醉品的军事人员进行专门培训。我们也计划获取先进的技术设备,协助多米尼加当局在边界地区的工作。

我们也在同海地当局进行协调,以便共同解决这个问题。事实上,在几天之后,我将同海地总统会面,除其他外,将分析影响到我们两国的这一严重问题。

国家毒品管制局在成立后的十年里已经没收了 19 713.6 公斤可卡因。去年——1997 年——总共没收了 1 224.9 公斤,今年 1 月至 5 月没收了 1 221.5 公斤——这几乎相当于去年没收的数量。

我们都知道,设想并创立联合国是为了实现保障世界安全的根本目标。出于这种崇高的原则,多米尼加共和国成为联合国系统的一个创始成员。但是,今天我代表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政府和人民来到这里宣战——我们将进行一场无情和毫不怜悯的战争,我们将赢得这场针对威胁人类的最严重的祸害之一——毒品的祸害——的战争。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多米尼加共和国总统。

大会现在将听取苏里南共和国总统朱尔斯·阿尔伯特·韦登博斯先生阁下的发言。

韦登博斯总统(苏里南)(以英语发言):首先,请允许我向秘书长以及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药物管制署)执行干事表示深切赞赏,感谢他们召开大会本届特别会议。

历史上没有毒品的加勒比区域受到了与毒品有关的罪行的不利影响。该区域各国——包括我国——可以被划为发展中的小国,国际毒品罪犯在其业务网络中有系统地把我们这些国家作为向世界其他地区过境运输和分销毒品的地点。

因此,我国出于其所负的责任,致力于每一项联合国的禁毒公约和方案。这已经反映在我国法律的整体调整之中。

苏里南已经为在今后五年里以有结构的方式处理毒品问题制订了一项禁毒战略计划,同时已经建立了一个禁止滥用毒品监测委员会和一个全国禁毒理事会。我们同私人部门一道进行了提高对毒品认识的活动,以加强对毒品的认识和青年人对于毒品和滥用毒品的抵抗力。

在国际、区域和双边合作领域里,苏里南也发展了特定的合作形式,除其他外,同美利坚合众国、巴西、委内瑞拉、圭亚那和美洲管制毒品滥用委员会、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加勒比共同体、加勒比财政行动工作队和国际刑警等组织进行了合作,这种合作现在已经进入加深和加强的阶段。

在这方面,我谨指出,苏里南政府同美国政府正在就达成双边海洋法执法协定进行磋商。

在世界上的各种禁毒公约和区域的禁毒方案起草之后,苏里南马上就加入成为成员,这包括药物管制署的《加勒比药物管制、协调与合作行动计划》(巴巴多斯行动计划)、以及美洲国家组织和美洲管制毒品滥用委员会的《半球禁毒战略计划》。在这一范围内,我们现在对设立美洲地区多区域评估机制作出贡献。

此外,我国将在今年下半年举行一次次区域毒品问题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苏里南、巴西、委内瑞拉、圭亚那和法属圭亚那以及区域禁毒组织将参与制定法律和体制机制和战略,以便同这一区域的毒品过境运输和与毒品有关的犯罪作斗争。

事实上,我国政府对联合国国际麻醉药物管制局(麻管局)6 月 4 日评价报告中的结论和积极建议感到特别有力和鼓舞,这份报告是麻管局最近就在执行各项联合国公约的范围所执行的措施情况访问苏里南后拟定的。

不幸的是,我们必须指出,尽管迄今已通过许多公约、反毒方案和措施,但是世界毒品问题的状况没有显著改善。相反,我们现在面临毒品问题、新型和人工合成毒品,贩运毒品路线的新技术和策略、新的贩毒辛迪加组织、以及吸毒文化新模式所带来的新的挑战。在毒品贩运方面,我们也看到传统的产区、消费市场和过境体系的变化和取代。

我们只能问:在制止这一正在摧毁我们世界的毒品问题方面,国际社会未能或者忽略了哪些措施?我们沮丧地看到,尽管国际社会已经动用数百亿美元,现行的投资战略还没有产生所期望的结果。

我们不能提供一个现成的答复或解释。但是我愿就在全世界有效解决毒品问题所面临的各种阻碍交流一些想法。

第一,国际和区域反毒公约和方案没有同时执行,因此缺乏一种协调和集体的方针。

第二,这些公约和方案是全面和综合性的;但是,在执行时,对哪些地区应受特别重视或优先有分歧。

第三,各国及地区间在反毒斗争中应有的联盟协作的做法常常被抛弃,甚至在毒品生产国、毒品消费国和毒品过境国之间划分界线,给在各国和地区间合作与协调时造成紧张。

第四,在国家与国际组织在毒品管制领域的合作或协助方面,政治因素加之先决条件,有时占不成比例的主导地位,导致拖延有效、迅速和有目的的毒品管制。

第五,最后,我们已注意到这样一个矛盾的现象,即在要求我们采取有效、综合和根本措施解决毒品问题的同时,全球化、区域主义和世界各地共同市场经济的设立要求边界管制进一步自由化,以及人员和物资的自由流动,并要求在这方面可取地取消管制。

苏里南高兴地赞成消除非法毒品国际合作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其中包括减少毒品需求指导原则。这是联合国历史上第一项把减少需求的问题看作是一个对综合处理和打击与毒品有关的罪行的工作具有极端重要性的问题的协定。

联合国及其机构必须确保对毒品的斗争按照这些出发点和目标,并本着我们这一国际组织的精神进行,确保在这种毒品管制概念内,不为任何国家或组织造成把毒品管制同不适当的政治机制挂钩的机会或余地。有一些国家则用毒品管制作为一种政治机制来打击其他的国家,不管采取什么形式,都将对有效与可靠的国际、区域和双边合作带来严重和不利的后果。

此外,我促请各国根据联合国及其机构的指导方针与方案,制定出区域、多边和双边各级合作的有效和全面协定,以有结构、综合和有效的方式处理毒品问题,以便保证我们各国社会、我们的青年以及后代有一个没有毒品的世界。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苏里南总统的发言。

大会现在将听取巴西联邦共和国总统 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 先生阁下发言。

Cardoso 总统(以葡萄牙语发言;英文本由代表团提供):在麻醉药品这一险恶的敌人威胁我们的家庭、我们的青年和我们的社会的时候,巴西决不会面临世界毒品问题袖手旁观。

世界毒品问题必须清楚和老老实实在地解决,必须清楚,才能充分掌握各种有关因素。必须老实实在,才能克服犹豫,作出必要决定,战胜这一祸害。

我们生活在一个越来越小的世界中。距离和地理因素不再构成妨碍人员、物资或思想自由流通的障碍。这种状况应该被看作是一个积极的发展,因为它对增长与繁荣具有有益的影响。

但是,国际边界越来越容易通过的性质不能成为一种鼓励传播犯罪活动或容忍犯法行为的因素。应该使人员、物资、服务、技术和情报——而不是犯罪活动或麻醉药品——自由流通。

随着 1988 年《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在维也纳开放供签字,我们在该领域国际合作方面达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我们现在正从一个新的角度来处理这一老问题。但是,就毒品非法贩运及其有关犯罪活动对各国人口影响的范围以及严重程度日益增加而言,很少国家幸免不受意外影响。

通过经验我们得出结论,即必须全面处理这一问题。把政府行动仅限于压制性措施的做法已经证明不够。现在很清楚,预防运动同帮助吸毒成瘾者戒毒和打击相关犯罪行动的努力,同样根本不可缺少。

毒品破坏人的根本尊严和自由,而尊严和自由是人最为宝贵的因素。如果我们要加倍努力进行预防和无情地同犯罪活动作斗争,我们也必须优先治疗和康复吸毒成瘾者,他们是我们时代这一最可恶的社会疾病的受害者。

不能只通过传播恐惧来促进预防,预防的目的应该是指能够在年轻人面临一个经常是困难的现实时在他们中间产生自信的可选道路。

禁止麻醉药品的战争只有在好几条战线同时发动时,这场战争才能获胜。成功与否将首先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够为我们儿童维护一个没有毒品的环境。

我们今天知道,国际合作对打击跨国界犯罪的斗争是至关重要的。在许多方面,我们所有国家受到毒品问题的各个方面:生产、贩运、贸易以及消费的影响。

我们成功地发展了一种以共同责任概念为基础的共同语言。国际社会因此能够加强其战略的前后一致性。我在这里向大会保证,巴西将继续在这一共同事业中履行其职责。

我们积极地参加了区域和多边主动行动,以对付非法贩运麻醉品活动。我们同南美洲所有国家达成了双边协议,并正在同其他一些国家建立伙伴关系。同南锥体共同市场成员国进行的广泛合作是极为重要的。在国内,打击毒品斗争使全国所有政治力量团结起来,这有利于更新打击有组织犯罪的立法的持续不断的进程。最近批准了关于洗钱、化学先质管制、通过“击落”政策保护国家领空、小型武器的拥有和登记、获得更

多的财政资源以重新装配警察;加强对亚马孙河的空中监视以及打击有组织犯罪的斗争的立法。此外,我们将更多的资金用于吸毒者康复和预防运动。

我们充分意识到,仍然需要做更多的工作,但已经采取了重要步骤。我们正向我国年轻人发出一个明确的信息:吸毒等于奴役、自我毁灭和死亡。将毒品描绘为富有刺激性的东西的企图是危险的、误导性的。这种企图只不过是谎言。我们还向那些从非法贩毒中牟利的人发出明确的信息:在巴西,他们的非法活动得不到丝毫容忍。

正是在这一方面,我在此宣布成立巴西国家反毒品秘书处,其任务将是确定有关与毒品有关的问题的国家政策,以便促进旨在预防、制止和康复的所有政府行动的协调。

我们对本届特别会议的期望是达成一项协商一致意见,提出将协助我们各国进行这场共同斗争的解决方法。我们深信,我们将在多边一级,而不是通过孤立或单方面行动找到能够为我们这一领域的国际合作指明方向的答案。我们此时此刻提出的远景给人们带来了新的希望。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刻,这是我们愿为我们的社会所带来的命运的归属。如果我们不接受这一挑战,我们的子孙后代将对我们这一代人作出评价。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巴西联邦共和国总统的发言。

大会现在听取圣基茨和尼维斯总统兼国家安全、外交、财政、计划和新闻部长 **Denzil Douglas** 先生的发言。

Denzil Douglas 先生(圣基茨和尼维斯)(以英语发言):这一重要的第二十届特别会议不仅是十分及时的,而且是极为重要的。因此,我真诚地希望,在本届特别会议结束的时候,我们将能够找到共同点,并能够对取得一些具体进展、更坚定地共同进行打击贩毒灾祸的斗争而感到满意。我们有责任利用这一重要的论坛向参与这一非法贸易的每一个人发出一个强有力的、毫不含糊的信号:他们的时间不多了。我们正密切地监视他们,并打算同他们进行强有力的、果断的斗争。

我向在座各位说,这一灾祸对像我国这样的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提出了非常艰巨的挑战。然而,圣基茨和尼维斯将永不松懈。尽管我们的面积小和资源有限,使得禁毒十分困难,但我们将继续对打击非法贩毒进行一场强有力的、战略性的运动。

由于地理上的巧合,我们恰好处于供应和需求之间的敌对战区。不然的话,这场大输赢游戏本来很可能绕过我们;绕过我们的圣基茨和尼维斯双岛屿联邦的宁静和原始的海滨。

我要坚持说,除非我们致力于伙伴关系和制订切实可行的战略以根除毒品贸易,否则我们将是白费力气。非法的毒品贸易是以需求为动力的。如果不消除毒品市场,我们的一切努力将是徒劳的。如果拥有丰富资源的富国不能够限制需求,我们如何能够真正地指望像我们这样的贫穷小国打败富裕的毒枭?

尽管面临明显的挑战,但我国政府在过去两年半的时间内采取了大胆的、富有想象力的和迅速的步骤以处理这一严重问题。在物质资源短缺的圣基茨和尼维斯,我们在打击毒品的战争中成功地利用丰富的决心与承诺的宝库。

面对来自一些方面的严厉批评,我国政府改组了国防军,其主要作用是提高和加强我国警察部队的打击犯罪能力。我们将决心保护和捍卫我国儿童的遗产。我们不允许贩毒的有害触角损害我们作为一个民族所取得的社会和经济进展。

此外,我国政府颁布了新法律和修改了现有法律,以更加有效和迅速地处理那些被判决犯有仅仅为了肥自己的腰包而参与牺牲我国人民的生活和进展的活动罪行的人。此外,让我向大家保证,圣基茨和尼维斯一直与国际社会一起艰苦地努力并将继续更加果断地、密切地努力,以确保那些根据适当的法律程序被判决犯有毒品罪的人受到我国法律的最严厉惩罚。

我们都必须一道努力使毒品贩子极为不得安宁:他们不应舒适安宁,也不可通过不正当的手段享受生活;他们不应在世界任何地区找到避风港。这些就是我们必须发出的信息,我们必须异口同声地大声说出我们的看法。

本次会议实际上是在正确方向上迈出了积极的一步。毒品贩运是一种跨国界的犯罪,每年的收入使人想象不到。毒品贩子们以这种资源能够筹划出老练的手法,使他们的活动合法化并用适当的机制把自己包起来以使他们免于外部的司法突破。使用非法交易的做法如此蔓延和先进,以致于已深入我们各个社会的脆弱的核心并侵蚀着我们各个社区的结构。

在这一点上,我们有一种共同的经历:即我们面对着共同的敌人。尽管我欢迎这种性质的会议,然而我国国

民要求采取行动,我们的情况则需要合作。我们在需要立即取得结果时,不可在方法上含糊其词。我们不会通过指手划脚或判断各国政府而根除毒品交易。

任何被疏远的国家都是一个失去的资源伙伴。政治愤慨和各国的自命不凡,都不会有利于我们都想实现的目标,这一目标就是在打击毒品的战争中取得决定性胜利。我们需要付出努力,必须一道作为优先事项尽此努力,因为我们都在打击这种罪恶事态即毒品贩运的战斗中利益攸关。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圣基茨和尼维斯总理的讲话。

主席(以英语发言):大会现在聆听西班牙王国政府首相 Jose Maria Aznar 先生阁下的讲话。

Aznar 首相(以西班牙语发言):在《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品和精神药物公约》签署 10 年后,我们已确知几种情况: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免于毒品的灾难,而我们想让我们的儿童过上没有这种可怕问题的生活。

但我们毕竟知道,象本次会议这样的一次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的会议,决不能表现出我们的无能为力。我们必须比毒品贩子更加大胆和更富创造力,我们必须有这样的决心和信念:即在我们的家庭中、街道上和学校里战胜他们,把他们从社会中赶走并使他们的生活如此难过,以致于他们一劳永逸地放弃其犯罪活动。

对犯罪分子的这种强硬态度,必须伴之以我们对那些受各种毒品造成的身心疾病之受害者、尤其是那些患有艾滋病者的声援与帮助。我们将不遗余力地使他们感到:我们在社会复原及恢复他们的自信和身体健康的过程中与他们在一起。

我们还需要同情那些暴力和与毒品有关的犯罪的受害者,以及那些因政治、道德和家庭原因而认为这种交易无法忍受者,因为这种交易危险到民主制、助长腐化并损害自由与和谐共处。

因此,我很高兴今天来到这里,从而我们一道继续进行对付这种对人的尊严的威胁的斗争。它触及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尤其是青年人及他们在未来承担主要角色的能力。这种威胁每年使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在保健、警察和司法开支中花费 1 200 亿美元。

Baldwin 说不是我们面临的所有事都能够改变,但如果我们不去面对它,就无法改变任何事。因此,我们认为国际合作是打击非法麻醉品贩运的主要手段。近年来,国际社会通过了某些基本原则:尊重各国的领土管辖

权、分担责任及依法采取全面的作法。这些是必须指导我们实现没有毒品社会的共同目标的三个要素。

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必须保持其主导作用,从而避免单方面的行动。西班牙作为主要捐助国集团的一员,将很快再次增加其自愿捐款,以为特别是在减少需求方面的合作项目筹措基金。

我们始终认为,打击毒品的国际政策必须基于以下三个标准。

第一,我们需要全球和全面的计划;寻找只解决供应或只解决需求的办法是不可能的。我们还需处理洗钱、阻止消费、帮助毒瘾者、社会康复、非法贩运先质以及促进替代发展等问题。

第二,我们需要通过灵活的政策而加强国家合作,以便能够对有组织犯罪的变动趋势作出快速反应。任何只具国家角度的缉毒政策,都注定要失败。

第三,只有在充分尊重国际法和与国家法律制度相协调的准则的同时,才能展开切实的行动。

我们懂得必须在国家一级、欧洲联盟内以及联合国内加倍努力,西班牙的国家缉毒计划争取采用这一全球和全面的做法。

我们在反对单方面行动和支持替代发展及分担责任的对话中促进了欧洲联盟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之间的协调。我们正成功地在拉丁美洲各国和马格里布地区执行作物替代计划,以便那里的人民能够有一个充满新机会的未来,我们也因此正在战胜贫困和社会边缘化。

他们摆脱发展不足的斗争也是我们的斗争。我们打击毒的战斗也必须是他们的战斗。

在这种合作框架内,在西班牙的敦促下于 1998 年 4 月 3 日建立了一个专门处理药物依赖性问题的拉丁美洲非政府组织网络。

从预防的角度,我们在三个优先领域发展了政策:学校、家庭和媒体。我们还扩大了援助网络,把对未成年人和囚犯的具体方案包括在内,并正在最危险的街区采取坚决行动。

我们也采取了一些措施,诸如建立基金收容没收的贩毒利润、化学药物和先质登记册以及更确切和有效的打击洗钱的制度。

我们行动的试金石是全球反应和多边合作—因此本届特别会议作为我们要求变革的政治信息具有其重

要性。西班牙政府从一开始就承诺尽快执行我们在这里达成的协议,以此支持这一会议。

我们饶有兴趣和以期望的心情赞同政治宣言,并认为在包括合成毒品、禁止先质、洗钱、替代发展和司法合作等问题在内所准备的文件十分宝贵。在这些问题上,应特别注意合成毒品的生产、贩运和消费,因为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需要在最近将来采取行动的优先领域之一。

由于其地理位置,西班牙是个毒品过境国,我国青年消费毒品并受毒品的蹂躏。我认为我国政府的优先任务之一是支持每天竭尽全力同这一问题斗争的家庭。因此,我们的信息只能是团结的信息:这是文明社会、社会工作者和所有在第一线向苦难和无助作斗争的人的共同任务。这一责任由面临同样问题的其他国家人民和政府共同承担,这项工作必须包括在就业、教育和住房方面确定新的和更好的机会。我们必须为我国人民尽快取得成果。

我们现实地知道还有许多工作需要去做。为了青年和家庭以及我们各国社会和民主,我们必须走我们已经走上的道路。我们必须培育一种没有威胁的生活,我们必须坚决地向有组织犯罪、边缘化和因吸毒造成的各种疾病宣战。

为了子孙后代,我们必须使这一问题成为历史,并通过我们的工作和我们的决心来解决这一问题。

正如塞万提斯所说,开个好头就等于把任务完成了一半。四百年后这句话还是对的。我们有坚定的决心把这条路走完。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西班牙政府总统的讲话。

现在我请中国国务委员、代表团团长罗干先生阁下讲话。

罗干先生(中国):在人类跨入 21 世纪前夕,世界各国领导人今天聚集一堂,召开这次大会,确定新的禁毒国际合作战略和措施,对于铲除日益蔓延的毒品危害、保护人类健康、造福后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众所周知,中国在历史上曾深受毒品之害。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采取坚决措施,彻底解决了毒品问题,创造了举世公认的奇迹。

时隔 30 年后,在国际毒潮的侵袭下,由于中国毗邻世界上最大的海洛因毒源地“金三角”地区,境外毒品

不断向中国境内渗透并利用为过境通道,导致中国已经禁绝的毒品祸害又卷土重来。对此,我们十分重视和关注,采取了一系列坚决措施。全国人大通过了禁毒法律,中国政府成立了国家级禁毒协调机构,制定了“三禁并举、堵源截流、严格执法、标本兼治”的禁毒战略,坚持减少毒品需求和减少毒品供应并重的原则,全面执行联合国《全球行动纲领》,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资源,不断加大缉毒执法力度,严厉打击过境贩毒活动,坚决禁止罂粟的非法种植,并大力加强毒品预防教育,全面开展减少毒品需求活动。禁毒斗争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显著成绩。1991 年至 1997 年,中国禁毒执法机关共缴获“金三角”地区过境海洛因 26 吨,有效地减少了国际毒品消费市场的毒品供应。

中国是最早禁止苯丙胺类兴奋剂的国家。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政府就明令停止生产、使用甲基苯丙胺。多年来,中国一直严禁进口、生产、使用所有苯丙胺类精神药品,对 90 年代初出现的非法加工、走私甲基苯丙胺的犯罪活动,予以坚决打击,取得了显著成效。

作为世界上最早对易制毒化学品进行管制的国家之一,中国从 1993 年起,对联合国规定管制的 22 种制毒化学品实行出口许可证制度;从 1996 年起,实行进口许可证制度。从 1991 年至 1997 年,中国执法机关共缴获了企图走私到“金三角”地区的易制毒化学品 923 吨。

中国政府一贯重视禁毒国际合作,主张世界各国共同努力解决毒品问题,支持并积极参与国际禁毒斗争。中国不仅加入了联合国《61 公约》、《71 公约》,而且是最早签署《88 公约》的国家之一。中国积极参加了联合国禁毒署倡导的次区域禁毒合作计划。通过技术援助、农业援助、开发旅游资源等方式,在缅甸和老挝北部传统鸦片种植地区开展农作物替代活动,有力地推动了邻国边境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有效地减少了这些地区对毒品经济的依赖程度。

中国政府的最终目标是完全禁绝毒害。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 5 月 20 日为禁毒事业题词:“禁绝毒品,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充分表明了中国领导人和中国政府解决毒品问题的坚定决心和鲜明态度。中国政府将一如既往地重视和加强禁毒工作。毒品不绝,禁毒不止。

国际社会、各国政府在禁毒方面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绩。然而,毒品的种植、生产和

消费目前在世界范围内还呈不断蔓延的趋势,国际贩毒活动越来越猖獗,危害十分严重。

为此,中国政府主张:坚持广泛参与、责任共担原则。毒品消费国、生产国、过境国都应切实承担自己的责任,密切合作,建立新型的国际禁毒合作关系。各国政府作为国际禁毒合作的主体,对禁毒负有首要责任。同时,国际禁毒合作必须充分尊重各国的主权,任何国家和组织均不得以毒品问题和禁毒为由干涉别国内政。

全面实施综合、均衡的国际禁毒战略。加强现有国际禁毒机制的作用,全面实行禁吸、禁种、禁贩,在严厉打击毒品非法供应的同时,切实减少毒品非法需求。

重视替代发展。替代发展是国际综合禁毒战略的重要环节。保障毒品种植地区人民生活,促进种植国经济发展,是从根本上解决毒品问题的关键。国际社会应为替代发展提供必要的资金和技术援助。

这次大会为进一步加强禁毒国际合作提供了契机,中国政府愿意在禁毒领域继续保持和发展与联合国及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为消灭毒品祸害,保卫人类的生存发展作出新贡献。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兼代表团团长所作的发言。

我现在请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副首相尊敬的 John Prescott 先生阁下发言。

Prescott 先生(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今天,我谨代表欧洲联盟发言。欧洲联盟的中欧和东欧联系国——保加利亚、捷克共和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均赞同这项发言,联系国塞浦路斯也是如此。

我们大家都对我们来这里的目十分明确。毒品可以破坏生命和社区。这是一个我们不能忽视的明确事实,前面每一位发言者都谈到了这一点。我的一个选民就是一位看着女儿不断坠入滥用药物深渊而饱受失望折磨的母亲,我本人绝不会忘记同她坐在一起的那个时刻。我绝不会忘记那些作为吸毒者陷入犯罪生活而前途渺茫的年轻选民。

缉毒是联合王国政府的一项优先。我们只有建立伙伴关系共同努力才能取得成功。因此,本届特别会议非常重要。这是我们向世界展示联合国内存在打击非法药物真正精神的机会。因此,欧洲联盟将继续支持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药物管制署)及其新任执行主

任的实力和承诺。一项全球办法涉及到我们每个国家:各国政府、各个领域和各个区域。在一个地方制止鸦片种植而坐视鸦片在其他地方生长是毫无用处的。我们关闭一条贩运路线而坐视其他路线畅通无阻也将一无所获。

我们必须致力于制止毒品充斥街头——并制止毒品造成的损害。我们必须减少对非法药物的需求。我们必须通过教育、预防、治疗和康复采取行动。

联合王国作为欧洲联盟主席已敦促各国批准联合国三项重要毒品公约,并执行其规定的各项义务。欧洲联盟已向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提供大量资金,欧洲联盟还敦促在座各位所代表的各国政府尽其所能,不仅给予其各项重要方案道义支持,而且也提供财政支助,以便使药物管制署可以充分发挥其潜力。我们还敦促其他国际机构、各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审视如何才能在其本国方案内更优先地处理毒品问题。

我们今天所谈论的各项减少需求的指导原则是联合国取得的显著进展,我们希望本届特别会议通过这些原则。当然,没有任何到处都行得通的单一蓝图,也没有任何人垄断智慧。因此,我们对今后几天召开的小组会表示欢迎,这些小组会为我们彼此交流经验和吸取教训提供了最佳论坛。各项指导原则均承认跨国界交流情报和经验具有的持久价值,其目的是看看什么可行、什么不可行,以便使地方社区可以自行决定取得进展的最佳途径。

但是,希望消除毒品需求而不处理供应是毫无意义的。本届特别会议必须通过各项提案,以帮助我们处理洗钱问题并改善司法合作。关于洗钱,欧洲联盟赞成财政行动特别工作队提出的 40 项建议,我们希望这些建议成为全球标准而得到接受。本届特别会议还要制定替代发展的指导方针,以便为世界上经常同非法毒品种植联系在一起的部分最穷困者提供不同的生计。我们还将处理由狂喜致幻剂等合成毒品和非法贩运毒品劣质产生的日趋严重的威胁。

我们还必须承认,毒品舞台瞬息万变,不断出现新的贩运路线和新的滥用趋势。因此,地方和国际各级战略都必须对这个问题作出灵活和有效的回应。例如,我们联合王国乃至整个欧洲联盟都明白,成功对付毒品问题意味着着眼全部社会问题,包括住房、失业、贫穷、犯罪和家庭生活:即对这个问题采取通盘办法。

取得成功并不是仅仅铲除犯罪,而是给予人民新的机会。套用一句话说,我们必须对毒品犯罪和毒品犯罪

的根源都持强硬态度。正因为如此联合王国政府任命了首任联合王国缉毒协调员。正因为如此我们最近公布了一份新的处理药物滥用问题十年战略。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在处理这些问题方面花了大量资金。我们必须向每个生产者、每个资助者、每个贩运者、每个推销者、每个吸毒者和每个潜在吸毒者表明,我们说到做到。为此伙伴关系十分重要。

我们希望政府和私营部门及非政府组织都在教育、治疗和预防方案方面共同努力。我们希望我们的警察、海关和情报机构都为展开打击毒枭的斗争而共同努力。

在欧洲联盟一级,一个被称为欧洲刑警的新的欧洲范围的情报网不久将会设立。这将确保我们能够在欧洲联盟内部并同其他各方迅速和有效地交换情报和信息,以阻止毒品贩运和洗钱。一个称为里斯本了望台的欧洲监测团体已经成立,以确保我们能够获得有关毒品如何影响欧洲联盟每一个成员国的尽可能广泛的情报。我们正在通过一个预警系统努力打击新的合成药物,以确保一旦一种新的药物进入 15 个成员国的任何街头,就迅速交换情报。

欧洲联盟正在同其他国家合作进行努力。我们正在努力确保加勒比和中亚的主要项目取得成功,我们已经同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建立了一个新的协调与合作机制,包括欧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共同制定的一项行动计划。我们正在非常密切地同中欧和东欧各国、南部非洲各国和东南亚国家联盟进行合作。

欧洲联盟政府首脑下周将核准一项新的 2000-2004 年欧洲联盟反毒品战略的关键内容。它们将强调在执行机构、司法当局和其他机关之间进行有效切实合作的重要性,它们将突出作出更大努力以减少对毒品需求的必要性。

这些关键内容非常适合我们在本届特别会议上将核准的全球主题。我们在联合国这里集中我们资源并一道努力寻找前进的道路,我们有一个共同目标:对全球毒品问题产生实际的作用。

当然,这需要时间。但是,我们作为政治领导人必须保证尽我们全部力量寻找一个解决方法,以使我们的孩子和他们的孩子不需要面对被毒品摧毁的生活。

我们单枪匹马将一事无成。我们团结起来就有力量战胜这一挑战。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副首相的发言。

鉴于多数发言者迄今为止的发言都超过七分钟,我谨再次指出在本届会议开始时通过的七分钟的时限。如果发言名单上的发言者遵守大会规定的时限,我将非常感谢他们。

下午 1 时 25 分散会。